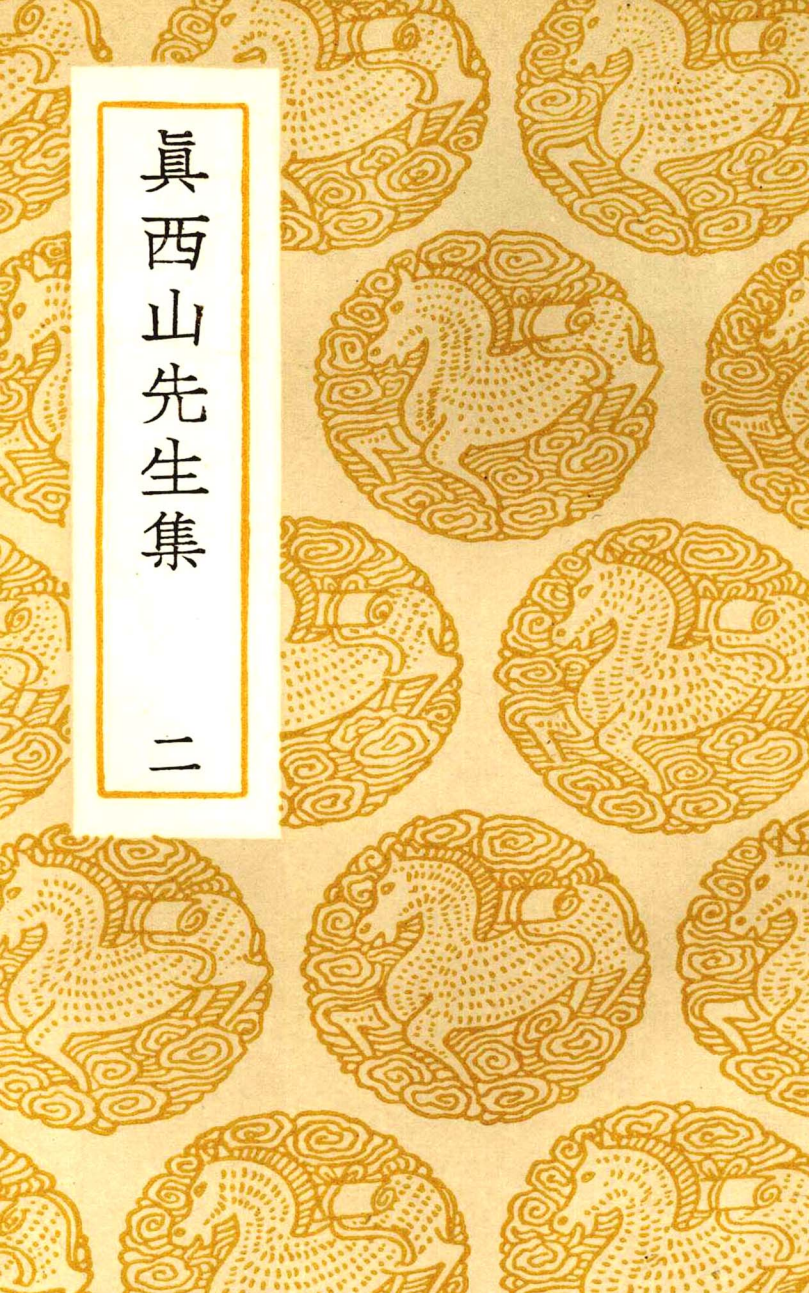


眞西山先生集

二







眞西山先生集

(二)

眞德秀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生先山西真
册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真德秀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_辛

八月吉日持服眞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皇子國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爲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於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於屯營百萬之衆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髻鬣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國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窠精神心術之運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靳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於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覬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旣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

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充於前。然後足以厭天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蔽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槩言之。如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繆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敕於大廷。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閒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怠之靡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旣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閒。好樂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侍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孚。中外之望彌愜。而聖上之所以爲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

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爲亢爲暴，爲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爲闇爲懦，爲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迺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然，上媲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適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懿德，以剛明果斷爲本，以含洪寬大爲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劌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臆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位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適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爲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業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成至治，猶必以兢惕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

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寅恭祇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識者以爲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遇。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奮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躡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顧某淺陋。乃在選中。蚤夜以思。嘗有望輕責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黽勉效職。有日於茲。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憂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教。苟受其託。猶思無負。況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寧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貽曠療之咎。蓋嘗熟思以爲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曰盡孝敬。二曰勤學問。三曰辨淑慝。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

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文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怠皇者。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疏。晨昏至情。未必孚洽。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爲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間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干戈。學羽籥。無非修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殆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講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驚外之事。比觀書孰多。奉道之念。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爲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講是究。無有作輟。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淑慝。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名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於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爲賢。何者爲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開羣枉之門。明者顧如是乎。且外邸之設。正在得人。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慝之流也。惟忠孝可以視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

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本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繹指義。至日昃。內侍言恐飢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於時上疏。猶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閒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僞。則雖有碩儒爲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疏而讀之。殆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萬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釋一齊衆楚之言。鑒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毋牽私好。毋徇物情。毋以阿意而親。毋以逆耳而疏。公是非。毋疑毋貳。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某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讜論。必祇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積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瞽之徒也。欲知舜與瞽之分。利與善之閒也。閒者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用歟。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道爲小成。朱邸肇開。亦旣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爲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爲何若。退自觀省。熟自檢飭。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樸忠。非曰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於其樸忠。置諸坐側。德日以

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愜中外。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樸爲迂。以忠爲訐。藐藐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樸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善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屈意垂聽。今旣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任勸誦。恐負君相隆委。爲之惕然。踴躍無措。竊謂貴爲元子。與凡人殊。其趨嚮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聞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公非。規拂之已聞。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爲之辭曰。非予之心也。是雖凡人猶所不爲。而謂趨嚮知識之特異者爲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長清議而屏邪慝。爲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慝。爲無定力。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嘗爲疑似之間。質之講官矣。人嘗患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爲是也。今車輿倏至。旁觀側目。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爲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率意爲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

平日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聞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留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噬臍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喙。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楮不勝惓惓。

上丞相書寅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再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爲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昉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乂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興。而導諛之臣。相與從臾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譏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爲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爲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爲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歎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惟伏念登門牆。辱顧遇。不爲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旣非固陋之所能爲。而飾儀物。馳苞苴。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日。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侈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衆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爲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受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

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己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己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衆矣。某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爲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遽數也。顧嘗反復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爲丞相誦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遠方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爲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爲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閒。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罔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祇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臯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爲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集衆思。廣忠

益爲心。而自謂聞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衆人之智以爲智。合衆人之慮以爲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讚己者爲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爲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諭告誡。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爲國而不爲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旣安。則己未有不預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爲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爲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爲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定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歡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己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兼聽忘我。如侯之所爲。尙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爲役。然自少小卽慕其爲人。歲在作噩。備數右螭。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保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冒昧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扆。聖上亮其忠。不以爲臯。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溷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效忠丞相之心。卽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

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爲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鋟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爲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嚴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敍。旣而控免弗俞。俱嘗奏記以謝。比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厥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閒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爲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旣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爲之也。若先太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閒。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閒。此所以屹然爲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勳太常。侑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閒有因事絀罷者。後多拔拭收用。至有身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

著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相諭臨安尹使贖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憫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譴咎。言者請加竄謫。迄不之許。迨茲慶霈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湔滌。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心哉。某躬被包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儷攸拘。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爲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罾者。然後可作宰相。至哉言乎。此一門相業。世濟厥美。所以爲不可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間矣。僭帥陳愚。罪當萬坐。仰鈞鈞察。

上丞相書 論用人
聽言

某至恐極陋。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揆鶩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竢駕之心。則已飛馳於闕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顧欲亟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旣未獲遽前。而閒嘗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爲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顯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岌岌。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爲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爲。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竊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爲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

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愧。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某嘗奏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鈞函下逮。不以爲謬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緣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儉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讒諂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憂深慮遠。其閒知大體者。固能徐爲開導。而彊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輒熟。違忤不若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況辯論似爭。爭則有不靖之形。和同似黨。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輩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爲國也。邪人之爭。以爲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絀之可乎。朋有真僞。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僞不分而槩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憚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爲日久矣。大丞相博盡衆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關國體者。必議而後行。衆言雜進。豈皆當理。義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鯁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顯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

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過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爲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不然。激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爲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彊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爲大丞相忠謀者。姑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謁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旨一頒。從臣臺諫。以及館學。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伸之效邪。況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是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耳目無所蔽。不然。是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爲國家計。爲大丞相計哉。某身在闕陬。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隅俶擾。疇咨魁彥。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護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游魂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惰。潰散相望。識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

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爲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以爲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帥闢。每有奏報。動稽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豫聞。選辟僚屬。最爲重事。要涂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決。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歎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侔。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忘仇協濟。用能卒服夏羌。張忠獻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爲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爲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間。有所建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朝。或叩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繫。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決去就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爲國家生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卽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爲節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姑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

百口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馴。變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儻非至公血誠質之天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嗚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於心。有秋毫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至於黜臆見而取衆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受任踰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涂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幙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曩歲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爲傳。郡齋適有版本。敢以一帙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爲功業之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常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某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於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櫝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其設施之本末。又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議論最爲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省。今以閩中所刊。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明公察之。幸甚。

某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爲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於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爲月評所推敬者。爲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爲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於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爲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爲善人之歸。某亦將帥同僚。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儻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六

啟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媿南州名士之稱。露奏忽騰。辱西清近臣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亶爲當世之觀瞻。凡其汲引人物之間。要必深爲風俗之慮。呂正獻□□□。則歐陽子首薦其賢。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於以抑囂浮之習。庶幾得眞實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奪貴戚之命。嗟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埽舍人之門。曾犇趨之莫恥。其或稍嚴於出處。退然不急於知聞。非以疏狂傲世而招尤。則以詭激近名而獲譽。人材圯陋。士氣摧頽。伊欲挽回流弊之源。莫若深獎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圭璧。則其衛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誰識此意。伏念某自知甚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顧嘗安窮達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低顏奉君侯。肯事嘖嘖之態。縱舉世不知。而何損。惟鉅賢見遇。以爲榮。猥霑一字之褒。奚翅千金之重。茲蓋恭遇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回。柏臺彈奏之公。若判白黑。荷橐論思之益。如炳丹青。屬紆丈二組。以爲州。適奉尺一書。而薦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之知。於今復見。魏獻子惟善所在。顧我何堪。某敢不敬佩。殊知誓堅。

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之私。然盡節所以酬恩。尙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遽列儒官。恩大人微。秩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肇基。聿興文治。高皇載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之教。豈育材造士。姑崇藩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持之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並興。獨惟學校之官。不責簿書之事。講磨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植立綱常。實爲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掄材。揆厥成規。率束搢紳之清望。取其卓行。閒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如某者。自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麤識往行前言之略。而檢身律己。未能亡媿於宮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修名之不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顧焉用毛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鰕。敢意超升儀園林之鴻鶴。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況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慚不穎。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懋建遠圖。博收羣策。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藥石兼用膏粱。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誦夏弦之餘。願殫樸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攷之外。冀答殊私。聖冕自陳。惓惓罔究。

除校書謝丞相書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州學士之班。遽塵華選。拜恩寵甚。拊已瞿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儲。册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充乃見聞。使旁搜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庶。潛省默觀。磨礪器質之美。願作人之有道。殆與天而同功。故止我既盛於一時。而豐芑尙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壘。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良。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眊以具文。庀職其閒。指爲借徑。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驚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黼校。鄙習相仍。而弗悟。清涂沿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魁奇之彥。孰堪采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麤知問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點班行。坐糜廩稍。瞽宗般學。亡補斯文。博士秦官。何裨末議。雖本爲貧而漫仕。未嘗枉道以求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念昔脫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簡編。然家無鄴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崑。閱河圖寶訓。人間希有之珍。窺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祕。刊訂譌謬。咀含英華。庶幾因文字以觀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爲富貴之張本。昔揚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徙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燿方來。此前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迄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觝排羣枉。已去虞朝之四凶。汲引衆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囂塵。得以神交於篇牘。期待過矣。銘藏謂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繹舊業。丹鉛事點勘。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磷。尙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諫議啓

恭審帝眷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俾聖學之緝熙。拜疏延英門。罄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寢。朝無姦黨。河北之盜易平。蓋邊虞雖警。不足憂。而骨鯁之人。爲可懼。載仰仁皇之世。方與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孰匪急禦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彊。而四彝服。維今盛舉。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羲皇。學根洙泗。筆補造化。豈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爲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紘比直。玉鑑侔清。冊府彙年。不改安恬之操。諫垣葦歲。獨高審諤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竭朝廷。而亡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闥之遺。已無慚於長孺。補袞職之闕。顧誰越於仲山。眷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紆長策。以康國步。矢良謨。而沃帝心。扶公道之脈。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墜。欽然衆望。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徼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餘音。有諍臣七人。端爲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以新盛事之觀。扞蹈之私。敷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臚傳玉陛。名冠璇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日四門之闢。雖長樂昔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登。鯁論獲伸。鷓行相慶。恭惟狀元簽判大著。正學傳心。本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楊晏之風。適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使嬖昵近之私。易惑。當預防於未兆之先。惓惓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適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

之知。喪爲舉首。夫旣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踵前輩之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
岌嶷。旣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儷美。允屬當仁。身到黃扉。自是榮塗之素定。名標青
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疏。識非超卓。羣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
端由於上意。猥先枉駕。辱賜長牋。第深蘄望之清。莫旣敷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璧水蜚英。夙高士望。玉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
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飭躬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
清問。獨罄丹衷。深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爲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醞。自得
告君之體。衆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緒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旁搜於多
士。若韓魏公擢在於一人。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勳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
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
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箋之貺。念友直友諒。旣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敢忘於古誼。

回黃狀元啓

右科擢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臚名。更聯於三傑。維今獨步。繫昔眇聞。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抱瓌奇。
見聞殫洽。曩談玉帳。擅胸中百萬之甲兵。今對丹墀。當筆下三千之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

清朝。迺若大正朝綱。廣開言路。蓋衆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式符輿望。矧雁序同登於千佛。而鼇頭並出於九仙。夫既爲儒者之至榮。要必蹈古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代之宗。若陳忠肅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繇此選。稱到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宁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牋之貺。第深榮感。莫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丕敷褒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綽有古爭臣之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常思孤節之無朋。人羨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阿意以邀榮。孰知天理之好還。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諛者未必獲福。咎徒塞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世。若昔可考。於今益明。方孽臣盜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於國柄。罔知勝算。運籌策於幄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內。顧衆口同然而附和。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念深。皇卹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爲上極陳。雖懷魏徵之忠。戒征遼水。竟坐汲生之直。紉守淮陽。越旣漏師。浸成誤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繇殛羽山。旋正朋姦之典。凡曩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徽數之加。睠一佞而一忠。果孰得而孰失。載睹恩綸之布。咸祈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姿松筠。爲世蕃蔡。立朝二紀。幾盡閱於嶮夷。報國一心。曾弗移於燥溼。衆方駒促。公獨鳳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寵榮於後日。迨此忠

謀之既驗。懷乎節槩之愈光。恩命狎臨。輿情知勸。某竦瞻殊渥。深激懦衷。喜聖朝有賞諫之風。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於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閫。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廡。以儒紳被遇之榮。繇公袞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玷周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他。寵數相仍。絕異賈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稱塞。茲由平海改鎮洪都。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鈇鉞之寄。在昔所重於今尤難。吉水崆峒。有未馴之獷俗。富池溢浦。有當扼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狃於僥幸。軍政弛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他役。百壘千屯之長。類處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修元戎之職。盍疇耆哲。稍畀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皋之在唐室。繕城修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固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淮之聲援。退循驚怯。曷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枕席。威伸萬里。外彙旣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督帥。執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鸞佩玉。敢窮歌舞之娛。運甓投擲。益勵恭儉之節。侍從臺諫云。以一書生際遇之榮。皆衆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蔚以名流。揜其疵疾。致茲妙柬。猶及迂儒。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望。開鎖全閩。躋延閣之華。荷美名而增重。作大邦之翰。諭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有孚顯若。恭惟某官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徵耆之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歆向之名。蚤迪簡於象賢。寢騫翔於鴛序。晉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宮之詩。氣欲吞於茗誓。諷鬱孤臺之句。聲半落於崆峒。侈中祕以通班。付上游而作屏。嶺海初聞於拔薤。省曹旋趣於握蘭。方將收湖海汗漫之游。觀朝廷宏達之彥。屬茲闔寄久矣。印刊依山阻海之間。民生窶甚。度田規賦之入。儲峙幾何。矧當補罅苴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劓之手。豈特稱關西之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以率天下之儉。某脩門言別。短景如馳。受慶新託於履封。承乏偶依於珂里。雖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牛之匪遙。儻行李之往來。尚迭爲於北道。必維桑之共敬。故敢問於西曹。傾向惟勤。剡裁曷旣。

賀湖北游漕啓

伏審煥綸將漕。疊組分符。阜蓋乘邊。久閒宸旒之睠。皇華攬轡。肆兼麾節之榮。眷倚彌隆。訓詞增寵。恭惟某官識優致遠。才茂剴煩。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之鴻派。見問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之屏。洵剖邊頭之竹。風生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搃氈裘而褫魄。馳金城而上方。略助多戎索之恢。披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之剡。亟膺異渥。趣駕輶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增重。處客而賦鸚鵡。未妨領略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卽騫翔於軒陛。某睽違丰度。住苒歲年。繆膺外闔之雄。實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唇齒相依。更切全虞之望。其爲傾企。曷旣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闈。將依蕩節之華。締好合符。仍踵棠蔭之愛。方涓辰而祗命。亟拜手以蜚牋。恭惟某官鍾呂參蘇。球琳比粹。洽聞殫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瓌辭。疊中兩科之選。顧力推其所學。而自見於有行。銅墨三年。課登乎最。弦歌千室。民誦於今。不爲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館高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閒暇之時。公獨以豫防爲意。每賜清閒之對。輒陳正大之言。竟辭郎宿之高。去作使星之照。曉行湘水。四牡駢駢。雲霽衡山。六條井井。以清規而肅吏。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闈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閱時甫爾。報政藹然。玉帳轎車。雖並隆於委寄。赤墀文石。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宁之思。卽有揚綸之召。某自知甚審。已悉何裨。方願適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爲稱職。賴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覬刺。史故人之念。新惟求舊。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罔旣。

回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莫重此邦。得淳熙台輔之閒孫。來幸吾土。教條未布。民氣已蘇。恭惟某官英英人品之奇。奕奕家聲之美。自忠宜之忠。行乎蠻貊。夙超前代之張蘇。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見先朝之坡穎。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敷聲實之都。化盜賊而爲良民。偉哉章真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見於番禺之時。雖暫離蠅棘之讒。旋復畀菟符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公之論不磨。頌

聲既洽於宣城。褒詔進臨於建水。顧地望繁雄之雖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之歎。袴襦春煖。今幸聞蜀郡之謠。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峯峻峙。與治績以俱高。槐位深嚴。踐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閫。尙冀望塵。聞仁政而爲滕國之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於今。依鄉良深。敷陳罔旣。

回朱撫屬啓

伏以分閫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得賢。惟人材莫盛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緬言先正。嘗鎮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樂之風。願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繼。謁來上幕。幸有聞孫。發考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迹。更共興懷。

回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葭琯。祛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藹萬家之和氣。若時賢哲。宜擁祺祥。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寬平之政。尺雪薦嘉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熙元日之晴。三登可上。皆循良之所召。信褒表之有期。某幸與旄倪。共洵德澤。愆尤未滌。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嘉之雋逸。有來琴劍。適爲南浦之遨遊。願方儕農野之畸人。其敢謁令君之重客。迺廬謙牧。游枉巽函。以清文麗藻之瑰奇。猥加獎飾。雖脩竹疏花之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臯垢之汗人。願

荷英豪之知我。姑憑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爲壽

葦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初度。方劬勞之是感。豈耆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城單父之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睠茲朽質。賁以名章。爲詩。其知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銘激徒深。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日

伏以。旼漢廷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陶和氣。惟時茂宰。宜介壽祺。恭惟某官。慈祥出於胸襟。惠愛流於政術。桁楊不用。曾無犴圜之淹。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屬履泰交之吉。亟膺晉接之榮。藐是羈孤。正茲循省。震風夏屋。式賴帡幪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回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實維初度。詩詠蓼莪之什。慨矣永懷。況方掩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騎。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况以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顧惟衰陋。難稱寵嘉。年五十而知非。况又逾伯玉之歲。壽萬千而無害。願迴頌魯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輜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飭氣以偕來。閩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

相聞。恭惟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彝樽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衰繡之親傳。道義相期。有窮巷布韋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三州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雅操獨安於平進。青原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雖豹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寧可以久藏。果膺北闕之制書。來董南邦之使事。方將治氛剔蠹。激濁揚清。威聲山嶽之搖。風采雲煙之燦。冀州父老。雖共後於襜帷。溫氏弟昆。行迭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聞命載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訶之域。顧山林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閒。儻田里均安。是亦蒙恩之一物。

通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間。行依德宇。載念論交之始。可稽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通。丰神凝粹。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文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早登歸第。茂鬱芳猷。寶鎮瑑圭。無瑕可指。黃鍾大呂。隨叩輒鳴。更遷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縣。百里而恢牛刃。未展宏謨。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轍。某猥慚迂繆。方幸退藏。徒與老農共負未爲氓之喜。愧無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鄉良深。敷陳罔既。

答蔡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爲之。眠古諸侯。蓋子男抑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某官詩禮得諸家庭。父子自爲師友。關河既遠。永嘉最號真傳。乾淳以來。文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爲

設施不羞簿正之卑。必求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於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究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將盈耳。敢曰嘗僚之故。而懷私庇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之化。芝蘭憔悴。亦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漢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田之壁記。茲遇後賢。賁然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溯洙泗六經之傳。諒深家學。歷岷峨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箸植畫之英。來從對竹哦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獲識東平之典刑。埽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王憲啓

恭審祗奉新綸。重臨舊部。昔顓庾政。既嘗推光被之堯仁。今總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顧奉使之名官。雖異。而爲民之司命實同。時惟勝流。迭任隆寄。恭惟提刑司簿正學源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韋。己深當世之慮。甫登班列。卽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爲己。而將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貪殘。噓嚙彫槁。褰裳徑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縣於掌握。而戚休係其笑顰。何敬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之言。暫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某戇愚何取。咎譴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適會孺文之按部。雖丘園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蒙私之一物。

賀邑宰冬啓

氣浮緹管。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庸竢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藹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歌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屹膺晉接。顧惟朽質。密藉洪休。屬方扃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伏以仰鏞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劍水之符。喜聞新命。恭惟知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繇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鸞鳳爲美瑞。孤壘亢方。張之虢。猶中丞擊賊之時。單騎蹈不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衆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悌之撻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蠻貊。今見其人。繇半刺而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官褒重。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誼。命千里之駕。終疇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啓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戾止有期。歡焉胥慶。恭惟某官。清姿玉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尙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猷。已浸隆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民窶少豐。況屬年饑之後。俗浮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卽騰於善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牆之舊。夙荷殊知。於新令尹政事之間。或陪餘論。預深欣忭。未易究

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苒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雷霆之起蟄。卽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菌之槁。亦蒙吹律之春。某適以扃門。莫繇賀廈。飲屠酥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滿丹筆之汗。一氣轉鈞。盡復青氈之舊。噓噉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猥以迂愚。蚤緣際遇。演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予節分麾。蔑著循良之效。頃繇次對。往牧長沙。當嗣聖之作興。先羣賢而收召。入奉燕門之對。曲借天顏。願殫鯁諤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媿非俊傑之識時。不知裁之。亦已疏矣。罪如韓愈。盍貶潮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奪駢邑之三百。歸尋荒徑。甘老故山。身雖困於羨藜。心常傾於葵藿。俄墜溼鴉之字。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講稱壽之儀。方深霈澤。念北壠有投閒之迹。亦與原情。旣還奎閣之班。更賦珍臺之秩。願茲冒寵。疇實主盟。茲蓋_後闕。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伏以投閒居里。旣幸爲氓。起廢作州。又叨受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千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爲民

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戡難。智略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兼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菅。而安遺民於震擾之餘。措之衽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顧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斂惠。子房決勝千里。行摠帷幄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卽廣江漢之雅。某久茲專壑。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踏磨驢之迹。舊封不改。恍疑遼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覲。儒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潁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敷敘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隰之光。懷綬起家。更受漢條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嚴瀨之芳。氣稟淮山之勁。摛辭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邱。人皆擬上於烏臺。庶幾嗣前哲之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俶擾。而天朝深軫於顧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閩之節。威聲搖嶽。見登車攬轡之初。汗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猶。三邊經略之事宜。燭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鏡別衡平。行聽綸音。卽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雁塔。矧同父母之邦。恩錫菟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玉剛。淵淳山峙。源流甚遠。夙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繇漢奉常。周武

太府儻少留於鷄序。己徑上於鷄翹。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漳濱。夙稱道院。民醇事簡。本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觀。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頓收奠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頻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某曩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徵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效。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當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後。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儻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諒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講畫。以助設施。社稷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劍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劍水。適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羞水館。極旣醉旣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顧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恭審錫之旄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轍精明。鼓角歡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閎。接河汾夫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

蚤以材大夫而爲真御史。晁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路。恩被璽書之一札。澤流寶
婺之萬年。孔門惟有冉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旣兼擅其能。謂當亟付以政。三山非他
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癢。觀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綬章。式重韓侯
之錫。精金古器。庸賁奇章之賢。佇頒一日之寬條。立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輯權
之師。久稽整飭。狐兔雖空於狡穴。鯨鯢時掉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豫戒不虞之備。激清一道。皆猶枕席
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頽然暮景。乘此舊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自愧未能。實告於府。情信於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俶建。與兒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
視秦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俟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啓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允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
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教。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
爰立。眠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鼈負圓嶠之
山。屹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謨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
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蟄之餘。有天地重開之象。坐黼辰而親聽斷。如古哲王。用金甌而覆
姓名。維予舊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宿未逾。規撫立變。進賢去佞。幾如慶歷之頌詩。剔蠹懼

汗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爲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冰。閭閻知蘇醒之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所優爲。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丕蔚巖瞻。某濫竊州符。久陶化治。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祈公道之伸。敢矜私己之遇。雖莫陪東閣奇士。少裨康濟之謀。當敬率南方諸侯。恪奉作新之詔。拳拳甚篤。縷縷奚殫。

除福帥謝丞相啓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閩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泓穎小材。兩朝三紀之遭逢。久塵華近。一節四麾之敷歷。洊試劇煩。秋毫未報於上恩。霜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甫幸及期。郡計殫於囊括。席卷之餘。若爲支柱。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拊循。頃蒙祠牒之歲。頒蠲給宗藩之月稟。遂力蠲於苛斂。期少裕於罷貳。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靈奮地之鳴。羣枉杜衆。正開內旣。新於黜陟。長官平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迺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府。猶憶舊游。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顧屬郡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倣擾之所繇。政苟安和。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尙憊之宜憂。身爲列郡之進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裨一聖英明之斷。盡洗卽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奚慚於古。裴韋相而無債。帥其始自今。興懷遐遠之邦。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詎有禁闔淮陽之閒。遺風可仰。願惟潁川渤海之

師。傲然丹衷。如此白日。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詞求名閥。知爲忠義之門。悠然長懷。肅若與敬。慨念炎運中微之際。歛有裔彝南牧之師。奉賊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疇若忠襄。正女不嫁二夫。若王蠲全齊之節。狂賊當磔萬段。有段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曩備秣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恭惟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澤物。祥雲甘雨。藹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甄逢得書。期望但同於韓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幘。迺依袞繡之鄉。漸收閒散之蹤。可卜生成之意。伏念某才疏且戇。命薄而窮。半生甘蠖屈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迨官嚴邑。岡辭斂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慮之疏。禍產於語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惠窮氓。而有力者則尤其非便。郡政之裨。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躡跡之由來。孰匪蠢冥之自取。不戮幸矣。求免得乎。仰賴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旛阜蓋。靡容假守之行。而丹丘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儉安於寓里。遽放命於公朝。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

參謀顧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本心而運造化。

後闕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邑。遽陞元士之班。不自意於退閒。尙傲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涕零。某忝紹熙太學之諸生。溷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彫瘵。以官民之交病。將革弊端。若穀祿之不平。孰爲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謗已騰於衆口。逮小綴觚稜之蹟。而洊分江海之塵。除目雖頻。駭機俱發。青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紀綱。又俾挂冠於神武。歸逃空谷。細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欸乃和漁翁之唱。屢屢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墜溼鴉之字。下流羅雀之庭。謂二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之役。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褱增秩之恩。遂令放還之餘。亦拜衍租之寵。丘山施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大有爲之治。杜羣枉。開衆正。將馴致於太平。恢長治。運久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則自能有容。必能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攣而廢一士。某宦情已薄。爵齒未盈。託鏡頻看。敢仍有功名之志。踞鞍自請。幸庶幾矍鑠之翁。或可以使過而使愚。亦竊能效忠而效死。收桑榆於短景。儻容吹晚節之薌。出芝菌於枯株。重有賴大鈞之賜。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七

文

泉州科舉諭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尙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顧念此邦英材輩出。爲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旁郡閒有以場屋喧囂而坐殿罰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推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氣之與志。相爲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平時閒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旣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鬪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心思。戰雖尙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於喧嘩噉譟。奔走頓撼之餘。精神氣血。交擾於內。非終日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尙憶某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衆人之後。旣坐試席。他人之胸喘膚汗者。未能遽定。而我已安坐凝神。運

筆誦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疏。猶能連取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尙慮其閒或不相察。輒煽浮言。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諄諭。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於茲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祕。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警欬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祕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知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

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髣髴。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詠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尙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脈。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於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疏。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潭州諭同官咨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闡寄。朝夕忱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所懷。敢以布於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潭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樸且愿。猶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

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為衆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於州。當與優加褒勸。其詳見於荀文。至於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已以廉。凡名士夫者。萬分廉潔。正是小善。一點貪汗。便為大惡。事之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有一毫之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首。勤是也。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聽訟不審。認有實有虛。聽之不審。則實者淹延囚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慘酷用刑。刑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行。私者乎。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為也。重疊催稅。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至再。稅乎。有稅之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銷。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科罰取財。民間擾矣。甚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有之。有仁心者。豈忍為此。科罰取財。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道有行科罰之縱吏下鄉。鄉村小民。長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出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鄉吏下鄉。鄉村小民。長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出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鄉吏下鄉。鄉村小民。長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

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踈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而不

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爲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狃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當見告而商榷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於理，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尙其亮之，幸甚。

潭州諭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嘗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首爲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於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爲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爲先。蓋人之爲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爲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

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天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長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爲此。潭湘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豫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爲風俗之勸。或其間有味於禮法之人。爲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悔改。昔後漢陳元爲母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爲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況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母忽。

一、古人於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血脈相通。豈容閒隔。至於隣里鄉黨。雖比宗族爲疏。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爲甚重。今人於此二者。往往示以爲輕。小有忿爭。輒相陵犯。詞愬一起。便爲敵讎。有一於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彙世同居。聚族至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爲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爲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爲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隣里之歡。時節往來。恩義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

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調濟里閭。爲衆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毋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爲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爲百姓者。亦不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爲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爲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封。訐人私過。言而有理。卽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豪強凶橫。吞謀貧弱。姦狡詐僞。欺騙良善。教唆宰耕牛。沽賣私酒。輿販禁物。如此之類。皆係非法。無理之訟。勿妄爲。如事不干己。輒公行告訐。撰裝詞類。夾帶虛實。如此者。皆是無理。或日前所爲。未免害義。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之爲貴。周處三害。終爲名賢。父老其以此意爲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之於子弟。爲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太守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爲衆開陳。使之

通曉庶幾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迹。公庭無鞭扑之聲。民情熙然。化爲樂衆。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爲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爲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未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與也。復請於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爲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爲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協力。共濟斯民。使無飢孳流離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爲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況義廩云者。非捐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糶之而已。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攘。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備。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糶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值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痛減也。況常歲艱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旣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爲不少矣。其可

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諸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遂都結成規約。申聞於縣。縣以聞於州。其能率先爲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爲哉。爲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出粟爲數頗多。如長沙之賈熊、袁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大攸邑之武當世、瀏陽之龍世永、李天覺、羅延圭、安化之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周霖、丁大謙、湘潭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堯俞者。州郡或借補官資。或特立坊名。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聞風欣慕者。必若諭之而不從。則勸糶舊例。蓋有不得而廢者。特不若人自爲之。則義風興行。羣情感悅。其氣象爲不同。爾嘗之役法然。爲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爭競之訟。義廩猶義役也。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爲明白。爾民其詳之。

諭賊文爲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尙不可犯。何況甘心爲叛。爲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莫恃汝強。敢與天鬪。白頭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湖海羅李。自謂英雄。人莫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大豬。妻兒并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看此。賊豈可爲。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黃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孥可全。而況朝廷。務守恩信。官資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生。昔年戚方。官至大尉。見今下整。亦作遙刺。江西都鈴。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獎特殊。

若此數人初亦失腳。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知義。作賊爲逆。殺賊爲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黃龍之丁。纔能回心。便得寵名。錦袍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利害。故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旣集。天討將行。莫恃汝力。敢當雷霆。咨爾父老。爲我開諭。逃汝死門。入此生路。故茲曉諭。各宜知悉。

浦城諭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視。往往皆如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某甚以爲喜。蓋不惟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生疑惑者。恐其別有差使。故也。某嘗聞令君與丞公之議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必獲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也。鄰里畢至。則其滅必矣。若夫扞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兵。與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家一名。特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強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巡警之說。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知此法之行。實以卹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耳。某卜居於此。條已六年。閩邑之人。皆吾鄰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未能。今因此徧會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中旬。與同社百家。修

祀於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人皆與。不以士農工商爲閒。庶合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爲陳說鄰里鄉黨相親和睦之義。及官司所以團結保甲本意。庶幾衆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浼隅官總首徧行告報。仍爲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人子。孝敬是先。其次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辛。妊娠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攜持保抱。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爲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疏。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脈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於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維睦是。莫太虧瞞。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溼米水肉。尤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爲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

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爲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爲伸雪。有大不便。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於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卽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衆宜誚責。凡此忤怙。欲曉編民。讀書爲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爲樂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尙。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愬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爲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鞍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爲爾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於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爲人而

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父母。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爲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尙寒。子不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旣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剖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爲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爲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爲。必誠必慎者。惟棺槨衣衾。至爲切要。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尼。廣脩齋供。其爲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刲宰羊豕。酣醬杯觴。當悲而樂。尤爲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爲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親肉未寒。爲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爲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況復忍爲其事。自今而後。富

者則願其削世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爲親祈福。豈若捐金穀以濟飢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爲便。苟稍可趁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卽仰陳乞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倣。漸還淳古之俗。願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患者。麤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汙染者。不思廉者士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循冰蘖之規。各勵玉雪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爲廉吏。可珍可貴。孰有踰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句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之禍。發一掊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己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爲之痛楚。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者受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腴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強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掊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散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示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殉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思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踰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撓於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辜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遨放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

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故賓佐有以蒲博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僚之間。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莅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爲職。甲兵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起。皆激於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儉佞。懲治賊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爲之。每一詔令之下。無非爲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毋濫刑。毋橫斂。毋徇私。毋贖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寧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感歎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出事來。喪身害命。累及父母。乃惑之人所爲也。又曰。訟終凶。言健訟者終必凶。也。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夏勤於耘。秋勤於斂。斂之類是也。因地之利。

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謹身是不妄爲。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毛髮一皮膚。皆父母遺體。不敢毀傷。何況輕犯刑憲。自害其身也。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本路之人爲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爲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爲爾戢之。盜賊剽竊。爲汝之害。當爲爾除之。爾旣安其生。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賢。宜爲開說。使之通曉。宜爲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爲鄒魯之鄉。非惟當職所望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爲州。土狹人稠。稠密。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其實甚薄。不如一穫。凡爲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曠。惰復何望。勤於耕畚。土熟如酥。勤於耘耔。草根盡死。勤修溝塍。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慵。是爲良農。良農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爲功。到此方知。爲農而惰。不免飢餓。一時嬉游。終歲之憂。我勸爾農。惟勤一字。若其害農。則有四事。一曰耽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四曰好閒。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卽是游手。游手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爲人。孝順二親。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不至。不善之人。是爲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閒。熟知田事。深念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今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爲我開諭。與民善心。還俗淳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往往具文視。前驅擁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動何由致。勸諭雖有文。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況乃識其意。我來分州符。德薄徒自愧。惟存愛物心。端可質上帝。苛饒必蠲除。疆梗必鋤治。常憂堯舜仁。一夫或不被。今當東作初。豈曰修故事。父老爾來前。聽我傾肺腑。嗟哉瀕海邦。半是境墦地。三時勞耕耘。收穫尙無幾。四體或不勤。將何活老穉。頻年旱且潦。生理殊匪易。去秋幸中熟。我喜幾不寐。乃者驚蟄前。甘澤屢滂沛。霆聲應期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汲操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蒔。陂塘謹修築。預作灌溉備。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須竭人力。乃可盡地利。旋看翠浪翻。忽作黃雲委。家家飽香粳。在在拾滯穗。雞豚享親賓。酒醴供祭祀。此時三農家。快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力非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弟。及爾鄉黨閒。各各脩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恩愛篤宗族。歡好洽鄰里。全此乃爲人。否則犬豕類。第一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冥觸罪罟。大半緣酣醉。二則勿好博。好博爲身祟。但觀盜竊徒。多起擄捕戲。三則勿好鬪。遜順人所貴。忘身及其親。每每因忿恚。何如忍須臾。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訟。終凶聖所戒。小則糜貲財。大則遭縲繫。何如退跬步。終身免顛躓。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今復重丁寧。爾民宜切記。諭農因諭俗。予心真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召父老而告之曰。嗟我農人。旣艱且勤。衝寒曉耕。觸熱晝

耘我生田閒。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日之雨。又虞水患。朝夕惶惶。眉顰弗舒。一夫傷嗟。如痛在膚。幸天憫民。歲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麥有菽。有粢斯粒。斗惟百錢。民食旣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殫人爲。以迓厥施。爾未爾耜。必舉以時。爾陂爾渠。必勤以治。惟根是培。惟莠是拔。毋惰毋偷。毋滅毋裂。爰有二事。爲農之殃。強暴侵陵。姦欺奪攘。我旣戡之。俾無爾苦。爾其安居。服爾田畝。亦有四事。爲農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鬪。我嘗諄諄。戒爾勿爲。宜置坐右。永爲爾規。善不可違。惡不可長。天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人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畢攄。父老來前。勸汝杯酒。予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忘予言。來歲相望。邈乎山川。

隆興勸民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於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於郊外。敢竭誠意與父老言。夫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具文而已矣。蓋不時之科敷。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旣禁止丁寧之矣。自今以往。盜賊之殃汝。吾爲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爲汝戡之。一害尙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興訟。喜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

酒是喪身之漸。凡此數事。爲害至深。有一於此。必致禍敗。父老其以此意徧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闢。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勸農文

嗟爾湘人。爲生甚勤。土瘠而境俗窶。且貧。太守之來。兢兢朝夕。惠利爲心。可質天日。雨暘少愆。終夕弗怡。是禱是求。猶已渴飢。穀價稍騰。當食顰蹙。惟恐斯民。弗能餽粥。去臘之雪。元日之晴。豐年可占。予心載欣。爾於斯時。宜悉乃力。於耒於耜。於溝於洫。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惰農雖逸。荒其田疇。孰飽孰飢。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寧苦毋逸。右勸力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樸惟素。富足之具。惟侈惟僭。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民。寧儉毋侈。右勸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雍雍愉愉。爲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有媪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曰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陳氏長沙縣明道鄉人。今年百有二歲。二男一女。皆近八十。緣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賜之高壽。我勸爾民。是則是傲。右勸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耘。貧而無富。誰依誰怙。田連阡陌。禾滿囷倉。宜念細民。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衆怨是叢。天豈汝赦。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爲富不仁。鬼神所瞰。桑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爾民。宜以爲鑒。右勸天地之性。最貴者人。況爲父子。所主者恩。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閭閻。有子不育。貧而爲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不肖。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爲物靈。胡忍

爲此戕賊天性。泯絕民彝。咨汝邦人。其戒於茲。右勸健訟求勝。鮮不招敗。帶刀自防。適以生害。我嘗諄諄爾若不聞。由我德薄。敢咎爾民。歲終而讎。所以逐羸。未聞成羣。爭耀凶器。凡曰有神。正直而聰。非道求福。豈神所容。巫覡興妖。本以自利。爾顧惑之。可謂不智。禁汝醫藥。以戕爾軀。誘汝祭賽。以空爾廬。甚至采牲。以人爲畜。陷汝於刑。殞身覆族。凡此數者。蓄害之基。咨汝邦人。其重戒之。右勸勿信師巫誑惑。我示爾民。休戚由己。期汝聽從。何惜辭費。父老來前。勸汝一觴。歸語其家。以及其鄉。守旣愛民。民盍自愛。返樸還淳。遷善遠罪。家給人足。復見古風。豈予實能。父老之功。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己卯勸農文有曰。來歲相望。邈乎山川。蓋瞻瞻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復來。又因勸農得舉盃酒。以飲父老。喜當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真心愛民。不減前時。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里。後生子弟。各爲善人。各脩本業而已。孝經庶人章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右勸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陂塘溝港。瀦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田種晚。燥處宜麥。溼處宜禾。田硬宜豆。山畚宜粟。隨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旣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莫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莫要鬪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

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蔽體。不須奢華。莫喜飲酒。飲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師。莫貪浪游。莫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端。既不妄費。卽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者。卽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體。勤脩祭祀。亦與孝養者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鏤小本。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夕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爲良民。在家爲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飢寒。放蕩不謹。自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旣喜太守之復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毋忽。

眞西山先生集卷之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閒。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歧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先。足下不以愚言爲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爲講學脩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辯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

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爲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洊舉於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嵯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雖筮楚塵埃閒。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願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屈。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旣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求爲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子譏。至其莅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彊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旣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盍益諸。公顰蹙曰。陷人大僂。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斂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賑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於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搢紳。邑人以爲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

而更鬻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卽溪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閒爲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祥其閒。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於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爲文。曰溪齋類稿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孫三人。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游師門。旣先後取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襄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留。族姻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俛焉孳孳。弊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簸弄筆舌。閒弗身踐也。公初爲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爲懼。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必貴躬履。世習浸訛。迺事口耳。辨河說鈴。紛焉四起。回眦其人。

則或可恥。猗歟滕公。克佩師指。不諱於言。而勉諸己。我銘其藏。以詔學子。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脩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己。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爲浦城人。曾大考夢禹。卽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於鄉中。紹興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於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潔廉勁挺爲質幹。親早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簣。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翺學。徐喜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君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僞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願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於建。公

其所取士也。及爲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惟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大強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爲心。歲大饑。郡屬公行賑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於郡而復焉。扶杖攝履。往來泥潦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訶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亂先作矣。肩輿秉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眠永新。旣至。見餓民彘彘。請加賑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諗於州。於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糶諸郡。公謂兵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爲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野閒。具得其囚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懼得失入罰。則以希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人者獲於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鞠者旣得其情。囚默甚。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幙俾諭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鞠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怵。弗爲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之平。其肯翫法以徇人。阿意以賀寵乎。晚宰慶元。甫至而目眇作。然兩造在庭。猶譁之至前。兒女語之人。

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眠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爲異路。理事爲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爲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況於公乎。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芸堅。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於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獎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巖隱之詞。以自侑。聞者爲竦踊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志之穹。氣之雄。斂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爲。卒莫伸。吁可悲。託斯文。

祭文

祭譙大卿文

嗚呼。維乾之元。實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存而在人。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上而有國。有家。所以惟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有社。所以遂羣生於寧密。未有不由此焉出者。何歟。譙公。世之德人。溫溫其容。則惠風愛日。抑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牧於江。民瘼以蘇。按刑於浙。繹囚以虛。歲行在亥。旱魃爲孽。大江之東。菑患尤烈。維我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遑。拯之溝壑。寘之

康莊。聿來吾閩。亦師是道。飫饑藥羸。醒暘滋稿。侈養爲娛。臚仕所同。獨安澹泊。殺羞靡豐。燕游相夸。薄俗所尙。獨劬其躬。不少怠放。持牒在廷。紛綸旁午。康色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民之安公。如怙其親。疾旣瀕危。猶自勉力。朝牘方披。暮簣已易。仁哉讜公。死不忘民。世非無人。誰有是心。爲政一年。未究設施。閩人思公。則無窮期。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弔我倚廬。今我來思。哭公喪車。酌此一觴。千古之訣。悠悠寒雲。相我愁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邁之姿。崑乎其山立。潔白之操。凜乎其淵激。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愷弟之稱。奈何進不獲踐清華之臚。仕退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某之與君。情深義厚。而追奠之行。不得以執其紼。臨穴之際。不得以撫其匱。此所以慊焉於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旣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惟此卮酒。雖欲見君。掀然捧腹。一笑舉白。而不可復得。徒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如溜。嗚呼哀哉。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果州使君兵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辛卯。辰興。傍徨。覺中情之弗怡。若冰炭之堆腸。粵有趙子之書。來從九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沾予襟。而淋浪。胡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資。清明純粹。君之學問。深潛篤。

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彙。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違。君弗以爲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爲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騰。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邪正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欲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己者。直欲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於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或不用。猶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遠。遠以溯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尙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齋志而沈淪。嗚呼哀哉。薰蕕不並。柄鑿難入。豈今獨然。繇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爲可恃者。緊蒼旻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太微而學太苦。則某嘗以爲言。乃者鼈背之游。深衣大帶。形臞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掬。意者咀道德之華。悅義理之象。復何慕乎。廼羶。慘別幾時。凶問尋至。豈他疾之爲祟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殫壽不貳之理。講之素矣。獨齋咨而弗置者。爲清時而惓惓。嗚呼哀哉。君今已矣。某之罷驚。亡復警策之望矣。惟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我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隆山。眇在天末。欲拊楸一哀而不可得。空竇涕其如泉。嗚呼哀哉。尙饗。

祭詹大卿文

嗚呼天乎。予公以卓異之材。而位不究其用。賦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假之年。方疆場多虞。宵旰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爲人。得諸天者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羣經百氏。閎深奧衍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筮。幽微幻眇。往往探蹟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爲泰。屏居林泉。不以爲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爲之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太守之符。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訢然而相賀。奈何人事之乖兮。驛騎朝馳。訃音莫傳。豈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厭世之溷濁。寧輕舉而高騫。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旣灼然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啓手足而全。嗟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蟬聯。比年以來。諸老淪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歸。然後生小子。尙得窺儀型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之不才。顧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爲可教。每更以留連憶初筮之別。公欲臨分之贈言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不偏。蓋拳拳服膺。不敢失墜者。五年於此。若几杖而章弦。謂公年未衰。尙克拜於堂。挺冀鄙吝之獲鋤。甚沈疴之待痊。孰謂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冀親炙而無緣。悼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漣。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稱堅。誓名節之不渝。以報公於九原。